

THE INHERITANCE

Money Comes and Goes. A Family Name Remains.



FERDINANDO FREGA
BLADEFREGA

遺產

THE FAMILY · 14

遺產通常與一件痛苦而非喜悅的事聯繫在一起。彷彿生活遵循著但丁式的報應法則：付出的每一個代價，都會以另一個代價來償還。

然而，遺產也是一個人最後的資產負債表。

裡面不只有房子、銀行帳戶、汽車、珠寶或財物。裡面有信念、道德準則、原則、忠誠、恐懼、愛，以及一個人選擇走過人生的方式。

大多數人留下的是社會認可為有價值的東西：一個家、一些積蓄、一件傳家寶、一段回憶。

另一些人留下債務。

義大利法律以它獨特的邏輯，允許繼承人在負債超過資產時，在一定限度內放棄繼承。這幾乎是法律上承認：有些人在離開之前把一切都花光了，走的時候口袋空空。

但我不是律師。

我沒有學術頭銜可以展示。我還是那個曾經在義大利語課上得過4分的人。

我有的是經驗。而經驗教會我，有時它比法律更大，比憐憫本身要求更多。

第一個給我留下真正遺產的人，是我的姐姐Teresa。

胰臟癌在她年僅60歲時把她召走了。

她沒有結婚。她沒有組建自己的家庭。我的兄弟、我的父母和我，是她僅有的直系繼承人。

僅僅一年後，我的父母也隨她而去，前後相隔20天。

他們留下的東西，成了我和兩個弟弟——比我小八歲的Frega雙胞胎——共同的遺產。

不同的教育。

不同的生活。

不同的價值觀。

不同的期待。

接下來發生的事，不是我們的父母會希望看到的。

最強的那個先動手。一個拿走了他能找到的一切。另一個站在一旁，看著一個家庭裡本不該存在的現實——出現。

這份遺產在房產和銀行資產之間價值約100萬歐元。

但錢是這個故事裡最不重要的部分。

面對在我看來越過了家庭信任和道德責任一切界限的行為，我只剩下一條路：透過司法系統尋求保護，捍衛那些不只屬於我、也屬於我孩子們的權利。

一項刑事訴訟已經立案。

僅這一事實就說明，證據是存在的，而且機構認為它值得審查。

其餘的屬於司法，不屬於我。

我會耐心等待。

我從未尋求報復。

我從未為了錢打這場仗。

正因如此，我從來沒有打算作為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去索取經濟賠償。

我的鬥爭不是為了讓自己發財。

我的鬥爭是為了保護Frega這個名字。

我拒絕眼看著我家族的名字被拖過法庭、指控、貪婪和內部的毀滅，而不站出來捍衛我認為正確的東西。

那個名字屬於我的父親。

屬於我的母親。

屬於我的姐姐。

有一天，它將屬於我們之後的人。

錢來來去去。

家族的姓氏留下來。

我得到的最寶貴的遺產，從來不是用歐元衡量的。那是有尊嚴地承載這個名字的責任。

然而，痛苦還在。

不是財產的痛苦。

不是銀行帳戶的痛苦。

是缺席的痛苦。

是我們愛過、如今已不在這裡的那些人的痛苦。

有時我想像我的父母和姐姐一起站在某個我們視線之外的遙遠陽臺上，看著這出奇怪的人間戲劇在他們下方上演。

也許他們在微笑。

也許他們在搖頭。

也許他們會說：

「Frega還在戰鬥。他從不停下。他正是那個誰也沒料到他會成為的人。」

Ferdinando Frega
Gillette Man ✂️